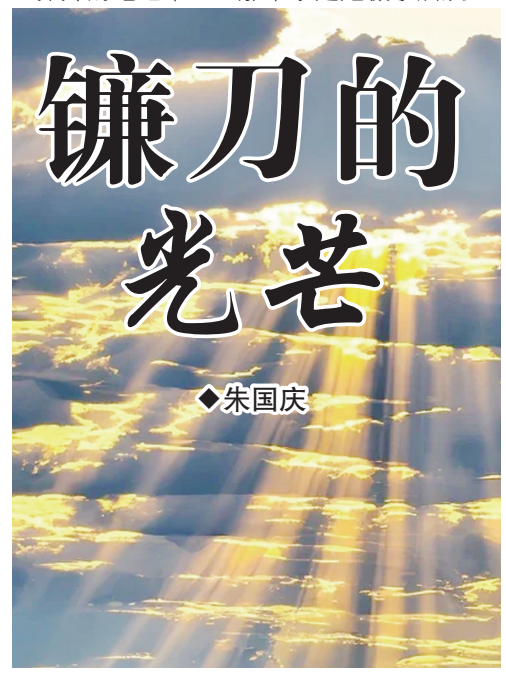
镰刀的光芒

◆朱国庆



我确定,脑海中那道白光就是从镰刀刃上晃过来的,因为老是晃,所以添了一个字——“芒”。

能当得起‘光芒’这个词,自然少不了金属的特质,比如坚韧,比如硬气。

仔细想想,那道光来自1985年,整个夏天,都被火钳夹着不放,一同被夹住的还有一把镰刀。

大暑刚过,苞谷秆蹿得比人还高,穗子从绿壳里钻出来,黄的、白的,像大妹早上没梳顺的头发。那天正午,我在屋檐下磨菜刀,磨石“沙沙”地啃着刀刃——往后是补习还是停学?父亲看完成绩单后,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炉火,没吐半个字……他原是机械厂的好手,厂里的奖状贴了半面墙,后来家里多生了小弟,才回村扛起了铧口;大妹的书包装着苦丁茶叶,挂在板壁上两年没动,整天煮饭洗衣卖货。他们的今天会不会是我的明天呢?这个未知数,我解不出来。分神之际,大拇指背蹭着石沿,“呲”地破了一点皮,血丝慢慢渗出来。我吐口唾沫抹在破口上,不当回事。接着闷头磨,磨石上的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我想把心里的歉疚都磨进菜刀里——锋利的菜刀或许能替大妹省点力。

“汪——旺旺——”,突兀的狗叫声惊得我手一抖,菜刀钝了一下。抬头看见一个黝黑的汉子,侧着身子蹭到阶沿,汗珠子顺着他的太阳穴往下滚,在脸颊上淌出几道小水沟。他手里攥着把镰刀,刃口卷得像老太太没牙的嘴。

“朱师傅,麻烦哈。过两天割苞谷秆要用。”来人放下镰刀,手从裤兜里掏出个烟盒,皱得跟秋后苞谷叶似的。他哆嗦着抽出一支,烟卷早被压扁了,烟丝软塌塌往外掉。一同掉在地上的还有一根火柴梗。

黄狗被父亲“嘿”地一吼,这会儿夹着尾巴去往阴凉处。父亲往厢房的凉椅上一躺,草帽像个谷草垛盖在脸上:“天热,没人扯风箱。”凉椅在父亲的重压下发出“吱呀”一声,我晓得他心里的算盘——这活不过一顿饭的工夫,烧煤都得赔本。烟在父亲眼前尴尬地悬着,来人喉结滚动,嗓音沙沙的:“麻烦哈嘛……”

“朱师傅,下来整杯酒。”院坝坎下露出个人头,是父亲的熟人。父亲一听‘酒’字,草帽一掀,从凉椅上“蹭”地站起来,接过烟往耳后一别,脚步化作风就往院坝坎下的小卖部去了,也不管我磨刀泼在地上的水滑。我放好刀跟在后面准备去抱弟,听见来人还在念叨:“机械厂那些人眼瞎,竟把您这手艺……”

父亲往小卖部柜台前一站,我瞅着柜台上的白瓷杯里早倒满了酒,盖酒坛子的帕子搭在一旁还没来得及盖,浓浓的酒香直往我鼻子里钻。大妹背上的小弟看见父亲,张手要他抱,我伸手去接时他却把我的手往旁边拨,看都不看我一眼。“两杯够不?”熟人举起白瓷杯跟父亲碰了一下,笑着说“请”。父亲的喉结‘咕’地滚了两下,两杯散酒就下了肚,黄狗跟在他脚边抬头看,嘴巴张开似等着捡‘漏’。小弟光着屁股在我臂弯里扭来扭去往前扑,莫非也想喝酒。熟人喝酒时呛了一口,红着脸把两把缺了口的锄头往父亲面前一杵。父亲低头扫了一眼,烟卷指着锄头:“淬火——太急了;回火还没透,根本没韧劲。”熟人竖起大拇指:“可不,论手艺,还得是您。”父亲嘴角往耳根撇了撇,露出一道缝,刚好用烟卷填进去。

“国庆——抬煤生炉子!”

父亲的声音从柜台外重重地砸过来,尾音有点哑。我已经把小弟的注意力转移到墙上的日历,他的小手揪住‘牧童骑黄牛’的画,‘嘶啦’撕下了一角。“哎!”我赶紧按住他的手,他倒蹬着腿哭闹起来,唾沫星子溅我脸上。离九月开学还有个把月呢,我瞅着那缺角的画苦笑:这牧童骑的明明是水牛,诗人偏说是黄牛,跟这小家伙一样,净瞎闹。

修镰刀的汉子听到‘抬煤生炉子’,赶紧凑到我跟前:“我搭把手,帮到你抬。”

“干活喽!”我把小弟塞回大妹背上的花凉背篼,篾条在她肩上勒出两道沟,左边深右边浅。她手往背篼底一托,习惯性颠了颠,颠正小弟斜向一边的身体。腾出手,算盘珠子就“啪啪”响了起来。“四下五去一……”这口诀本该在教室里念,现在倒成了哄小弟的曲调。另一只手摁住旁边摊开的笔记本——那本子是她辍学后从书包里翻出来记账的,边角已经起了毛。

阳光一沾上皮肤就感觉到烫,“这鬼天气”。我扔掉火铲,抹了抹额头的汗,修镰刀的汉子已经弯腰抄起撮箕口那一头。煤堆得冒尖,我攥住撮箕的另一端,一声“起!”使出全身力气抬起煤,一步一步往猪圈后的铁炉房挪。汗先是聚在脖颈,等攒够了一股,才缓缓往下爬,爬到背心处就不动了。才走几步,篾条吃进肉里,疼得指头直抽抽。我偷瞄汉子青筋暴起的小臂,咬牙把疼咽了回去。实在扛不住换只手,汗湿的篾条滑得很,撮箕“啪”地砸地上,煤洒了两三捧。我蹲下去用手抹拢来,再捧进撮箕里。这可是大妹从算盘珠子里减出来的,不能浪费。再抬手抹汗,指甲缝里卡住一粒煤渣,黑得发亮。好不容易到了铁炉房,倒完煤低头看手,这手红一块黑一块,指缝里嵌满煤屑,每一处都凸显疼和累。

铁炉房三面透风,穿堂风扫过胳膊,比在烈日下凉快多了。父亲正往煤坑里兑水,他用木瓢敲了一下桶沿,朝我蹦出一句:“这里有水。”说完抄起煤铲,往煤坑里用力地杵,跟杵糍粑似的,溅起的黑浆糊了他的解放鞋,他也没顾上擦。我甩着手上的水,正愣着,父亲搅煤的动作不停,丢过来一句拷问:“生炉子不会吗?”

“噢。”我踮脚从猪圈顶上扯了把谷草,把它塞进炉膛,抓起父亲丢过来的火柴去点,火苗舔着草梗刚往上蹿,父亲就铲了两铲湿煤盖上,吼了声“扯风箱!”嗓门又急又重。风箱“呼”的一声,湿煤闷出的浓烟被穿堂风一带,扑到他脸上,呛得咳了两声,一口浓痰啐进地上的煤灰,凝成鹌鹑蛋似的一团。

其实攥住风箱的牛角把手时,我心里还在犯嘀咕:这煤烟不钻到身体里去才怪。原以为扯风箱比抬煤轻松,没想到不是那么一回事。经年累月的牛角把手十分光滑,往前推时手里像握着一条鱼,风箱拉杆老脱手。往后拉脚步又没跟上,差点摔倒。“瞎整!”父亲呵斥着搡开我,抢过把手,双手往上一搭,“交叉着握!看见没?往前推……借肚子帮到顶;往后拉……像拽井绳,身子跟着倒。”说来也怪,风箱到了他手里,“呼嗒——呼嗒——”匀实得跟两个人改板(拉大锯)似的,节奏和步子不差分毫。我盯着他胳膊上的疤,听他还在叨叨:“两头换得快,跟打嗝似的,一下是一下;中间得稳住,脚……脚得跟着拉杆动,不然准歪。晓得不?”

我照着他说的试,风箱果然顺溜多了。后来在学校跑中长跑,不知咋的,就想起拉风箱时的节奏,匀速地跑着,倒真没掉队。再后来学物理,课本上画的活塞来回动,盯着图就想起风箱“呼嗒”的样子,原来那“借力做功”,早被他用拉杆教过了。连念课文时,也忍不住跟着“呼嗒”的节奏晃脑袋,一句一句卡着劲,比平铺直叙顺耳多了。

父亲取下挂在猪圈柱上的山羊皮,往我肩上一搭,“戴上,火星子烫不着。”那山羊皮散发着刺鼻的狐臭味,我把羊脚往腰后系时连续几次系不上,父亲便过来帮忙。带子在他手里绕了一圈半,比他自己戴时松一指头,“松点透气,不然汗捂在里头”。挂带勒得脖颈发紧,羊毛蹭着胳膊直起鸡皮疙瘩,我浑身不自在。“你爷爷就靠这身行头,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他有力的手掌拍在我后背上,震得我往前趔趄了半步,倒把那点不自在拍没了。巴掌虽震得骨头缝里发麻,却似把他抡锤的力道顺着巴掌往我骨头上灌——今天我才明白,那叫硬气。

风箱呼嗒着,炉膛里的黑煤,先红,再亮,热浪夹着煤烟扑过来,脸皮被烤得发烫——热!父亲的火钳“咔”地咬住镰刀背,没咬正,他“啧”了声,手腕往回勾了半寸才夹紧,左手拇指下意识往内扣,胳膊上的疤排成队——这姿势,我在机械厂橱窗里的照片上见过。

接着,他手腕向上一抬,镰刀在眼前晃晃,锤子敲在卷刃处,铁锈簌簌往下掉。他啐了口唾沫,有一丝挂在胡茬上,颤巍巍的没掉下来:“刃口太薄了,上回回火怕是就烧了三两下,火力都没吃透。”修镰刀的汉子搓着手干笑两声:“您是行家……”

炉火遮住镰刀的半截身子,在“呼嗒”声里开始换装,先脱下猪肝色的外衣,再穿上橘红色外套,我仿佛看见了一树橘子,想象红皮下面酸酸甜甜的味道。

“拿锤!”父亲的声音短促而有力,惊醒了我的橘子梦。我赶紧去提大锤,锤子比想象中沉,没抓稳,锤头“当”地磕到砧座。举起来时,胳膊直打颤,指节暗暗用力才稳住。后颈的汗偏偏这时往下爬,痒得想蹭,却又不敢动。镰刀已经摆在了铁砧上,我本能地耸了耸肩,试图赶走“痒”。

父亲把斩子比在卷口处,一声铿锵有力的“斩!”我忙不迭地补上一锤。“咚”的一声,虎口震得发麻,父亲的斩子往一旁飞——锤偏了!

“慌个啥!手里拿稳!看准了砸!”父亲的声音铁砧一样硬,他重新把斩子比好,“再来!”

虽然虎口还残留着震麻的触感,但是一句‘再来’就是鼓励。我甩了甩手,往手心“扑”地啐了口唾沫,握紧锤柄。这次,我举起锤先朝斩子比划了一下,再举高,眼睛死死地盯住斩子,用力砸了下来,“咚!”比刚才准些,虽没正正砸在斩子中央,斩子却没飞。斩子在锤子的锤击下,狠狠啃掉了刀刃的一块皮。父亲眼皮都没抬,把斩子往后退了半寸。我松了口气,心里暗自庆幸:这次总算砸对了。

“咚”第三锤比第二锤还砸得准。父亲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满意,仿佛在说:“这小子,总算开窍了。”

镰刀再次进入炉膛,刀身淹没在红火中,只剩刀柄露在外。当镰刀被烈焰舔舐得通体透亮,泛着熔岩般的黏稠光泽时,父亲便用铁钳将它夹出。赤红的镰刀在空中划出一道灼热的弧线,热浪漫过我的脸和胳膊,红光映在父亲眼中,亮得骇人——比那次看我的成绩单时明亮百倍。

不用父亲开口,我已经举好锤。等他用小锤在刀身上轻轻一点,喝一声“打”,我的大锤立刻跟了进去。“咚——咚——咚——咚”,闷雷似的响声滚了将近一分钟。期间有火星子不断朝我身上扑过来,有一颗溅在右手手“倒拐”处,烫得我手一缩,大锤差点脱了手。手里的锤随着声音的延长越抡越沉。有几次大锤砸偏,敲在镰刀边缘,把父亲刚校好的形状震歪了。父亲没骂我,只用锤子把形状又敲了回来,我瞅着他手背上的红印,心里好不是滋味。捶打声紧时,汗珠子往下冲,不是夸张,而是实打实的雨。好不容易等来父亲喊“停”,我攥着锤的手停了,粗重的喘气却像拉风箱般在胸膛里来回鼓动。父亲说:“砸歪了,抓紧再砸回来,铁又不会记仇。”这话明面上是批评我刚才砸歪了,实际上怕是话里有话。

镰刀第三次从炉膛出来的时间比第二次早。父亲手握小锤左敲敲右修修,额头的汗滴在火钳上眨眼就不见了,颈上的汗滚到胸前,却没工夫擦。铁纹在他锤下一会卷成云,一会扯成雨。他敲刃口时,动作精准得像哄小弟睡觉,只不过睡着了(成型)的镰刀是回到炉膛。

关于镰刀,关于锄头,父亲两次提到淬火,其中一次是回火(其实回火也是淬火的一个环节)。该“淬火”了吧。父亲先往装水的木桶里撒盐,“唰”的一声,盐粒在水面跳了跳便没了影。火钳搅动的“哗哗”水声中,我听见他说:“咸水淬的刀才有魂——硬……砍到石头都不怕。”说这话时他把目光直直地落在我脸上,我知道这话不是说给修镰刀的汉子听。

火钳夹着红色的镰刀搭在木桶上,一道焦黑的印记立刻呈现桶沿。父亲眯眼找角度,双手舒缓一送,刀刃吃住水面,“呲——呲”水花排队炸开,稀薄的白汽冉冉升腾。顿了顿,他才慢慢将镰刀斜斜地往水里沉。“呼——”白雾骤然猛增,像过年时突然揭开蒸笼,瞬间挡住了视线。水中的气泡“咕嘟咕嘟”地顺着刀背往上蹿,先密集,后稀疏。我盯着那截发青的刀背,忍不住想伸手去摸一下刚出水的镰刀,父亲手快,“啪”地打在我手背上:“烫!”这声喝比淬火的“呲啦”声还响,还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当青色的镰刀不再烫手,砂轮便“呜呜”地转起来,像远处刮过的风。“哧……”父亲开始给镰刀抛光。我口渴去灶房提茶壶,路过旁边往前趔了半步,飞舞的火星子朝我飞来,我赶紧往旁边闪。那火星仿佛过年时放的小枝烟花,不讲究排场,就那么细碎地炸开,亮得眨眼,又倏地灭了。镰刀在火星里现出一道白光,亮得能照见人影。

“两块。”父亲说。

修镰刀的汉子喜形于色,接过刀用指腹在刃口上蹭了蹭,突然“哎哟”一声缩回手——指头拉了一道细口子。他甩甩手,咧着嘴笑:“这刀锋,割苞谷秆怕跟削豆腐似的!”转过身从腰间掏出一张五元面额的票子,双手递给父亲。父亲没急着接,先往裤腿上擦了擦手心的煤灰,才捏住票子一角,对着光瞅了瞅,手指弹了一下票面:“多了”。票子上的炼钢工人,鸭舌帽、白毛巾,钢钎握得笔直——活脱脱父亲机械厂时的样子,不同的是一个打铁,一个炼钢。

修镰刀的汉子离开时,阳光照在镰刀刃上,明晃晃的,晃得我眼花。抬手挡,眯眼瞅见熟人站在一旁咧着嘴冲我笑:“该我了。”

打锄头比打镰刀费劲得多。十几锤下去,胳膊就酸得像被抽了筋,额头的汗流进眼角蜇得疼,前胸后背都湿透了,嘴巴张着,像黄狗一样倒气。可对面父亲的锤子还在用力,我想歇会又怎么能说出口呢。只得咬紧后槽牙接着抡。说来也怪,胳膊抡圆些,倒像省力了。

好在扯风箱时可以喘口气,修锄头、淬火时可以喝口水,要不我早累趴下了。

两把锄头砸完,熟人价都不还就拎着走了。我浑身骨头像散了架,提起茶壶接连倒了两缸喝。却见父亲又往炉膛里添了一铲煤,嘴里说:“快秋收了,家里就两把镰刀,没得你用的,再打一把。”

这就定了!?我心里翻腾着,嘴里的茶水“啪”地吐地上。父亲瞪了我一眼,我转身不敢直视,闪烁其辞:“这茶太苦了!”“苦丁茶能不苦吗?快扯风箱!”父亲教训我。我攥紧把手,把那口堵在心里的气,呼嗒,呼嗒,全灌进了风箱里。

这个夏天,不光打铁,掰苞谷、薅秧、挑粪、挖红薯这些活路,我都过了一遍。因为有了硬气,再难也能扛过。只是闲下来,看见日历上大妹在9月1日那个日子那里画的红圈,指尖忍不住从上面刮过,把“9月”的“9”字刮花了,而那个红圈却还在。

开学前一天,我和父亲施完肥,坐在田埂的阴凉处歇脚,我用手指卡住腿肚子上的蚂蟥,拽下来扔得远远的。父亲看我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惊慌,似乎很满意地点了支纸烟,烟圈在闷热的空气里慢慢散开,有些意外随风向我飘来。“你那大锤越来越有准头了,镰刀也磨得够锋利。明天,我带你去报个名,再补习一年。”

九月,我又走进了教室,没有如愿以偿的雀跃,只有抡锤的笃定。解不开的数学题在草稿纸上洇开墨痕,我总想起那把被烈焰舔透的镰刀,父亲说,砸歪了再敲回来便是。

周末回家打苞谷,新打的镰刀在手里发亮。刃口映着天,也映着土坡上父亲弯腰的身影。他直起身时,阳光从他肩头滑下来,落在我握着刀柄的手上。这些光,就这么一直跟着我,往前挪。

寒山孤客

◆红

西风消瘦微雨凉
绿野游霜
点点摇败
几簇芬芳
一笼寒江锁清秋

白鹭孤啼寒山远
碧水浮萍
扁舟一点
孤灯一盏
几经风雨洗尘心
前尘旧梦
淡看冷暖
轻衣渐觉单更单
尘心渐洗寒更寒
付东流
沽酒酣梦对月眠

山中武林

◆杨领

摘茶
摘星手忘了江湖
来到山中与茶树博弈
每年春天,叶子长得有多绿
手,就出得有多快

炒茶
铁砂掌在此不接镖活
操着一口独特的石阡话
卖力地为一锅茶叶量身定做
搓,捻,揉的心法

晾茶
这儿真有簸箕大的天
看那山竹,被一刀割下
在匠人的手里,编成簸箕大的天
放在院子里,晾茶

泡茶
好水有灵,可让杯中叶起死回生
喝一口茶汤,唇齿留香后
筋骨跟着舒畅,赞叹之余
灵魂悄然一松,寿命之功再上一层

风过茶山
吞云吐雾的,不一定是神仙
茶山的每一片茶叶,都爱这口

风大一分,就多吞一口雾
雨多一滴,就再净一次身

当太阳跳出山海时,路过的每一阵风
都在发出醉人的轻吟

云中舞
大山穿上绿裙子的时候
每一缕风都带着清香?

当云雾,把满山的茶树迷惑
一群仙女奉旨请回出头的叶尖

再费尽心思,让她在锅中柔软
在风中干脆,在杯中跳一曲
或红或绿的舞

茶园
天地人被一个地方占全了
留下此茶传四方,装满传说离开后
如果有人问从哪里来,我只能说
这条路,已走了千百年

在柚子树下

手机搁在桌上
清风唤醒四条桌腿
把所有的信息输送给田野
让蜿蜒的山道弹奏成曲
花草聆听,树木收藏
然后装订成册
溪水当邮递,书香千万家
一张摇椅在柚子树下瞌睡
游荡的雾是梦中的羽翼
飞向四面八方的坳口
圆一个用语言搭成的桥
架通深渊的峭壁,若干年后
只有雄鹰带来的彩霞
才能抚摸内心的伤痛

你说,这不是旷日持久的等待
而是半个世纪的生命依旧年轻
正如这个时节的柚子
带着青涩,放飞最初的梦想
澎湃的心,在起伏的山峰上
跳动着无限的向往
落山的太阳 把大地铺成一张巨大的地毯
让星光垂下武陵山脉最高的主峰
邀请林中的绿风,带着声声蟋蟀
跨进举杯欲醉的院门
柚子树的枝丫,怀抱友爱
让轻盈如水的夜色

心灵翱翔

◆冰雪

在山道上涌动一如既往的风情
月光架起通向温馨的桥梁
把龙正舟书写《柚子树下》的诗
谱成一曲意兴阑珊的独唱
建猛兄的笔,豪迈潇洒
把这首诗歌从群山的苍翠中
镶嵌过来。直扑万家灯火的心窗
行云流水的笔锋,如同一叶轻舟
载起云彩织起生活的幸福
就从那天起 每当朝阳升起时
你们向前行走的脚步
牵动着我跟随的心魂

云朵是一顶草帽

我居住的寨子在一座山上
太阳升起时,第一缕彩霞
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
而我站在画卷上与山峰同呼吸
天空是大海的水,蓝得一望无际
一朵没有籍贯的云从海边来
希望的步子,以倾心的爱慕
正向我的方向靠拢

岁月无须怜悯,五十年的心脏在慢慢老化
唯一的是那朵云,依旧年轻
把它当成一顶草帽,挡住额头的鬓霜
不会谢幕。到盛世里再走上八万里
每一个里程,都刻着不寻常的经历

乡愁里的院子

◆王乔

院外,云朵携着春风的重量
在人们的睫毛上打滚儿
也如淡淡的花香
用期盼与回归的目光摁下快门
告诉桃花,开吧开吧
我等的人该来还得来
我要让自己扫尽曾经洒落的月光
再去嗑完为你准备的瓜子
喝上一杯清茶的寂静

情窦初开的三月
像樱桃一样膨胀发痒
那些挠痒的松柏在远处
看着这远远近近的炊烟
还有明明灭灭的灯火
而松针蜇进夜色
给这乡愁注入褪色的药水
正助长一种难捺的跳动

有一个“宫”字
不带任何辉煌和灿烂
是伟大母亲用体温焐热的襁褓
在生命中的院子
旋风在生活中奔波
而院子在风中紧紧拥抱着我

我的夜晚并非黑色的
还有深蓝和灰白交替
用深蓝种出半亩春色
用灰白舀起三瓢虫鸣
我收割方形的孤独
发酵成圆形的呼喊
院子,就是包扎乡愁的绷带
堵住了崩溃的思念

到处是陈旧的大地
我在用鸟鸣与花香打了补丁
缝补着很多温暖的回忆
太阳与院子签下契约
就连灰尘也终于安顿下来
才能在被窝里没羞没臊的生活
宁静褪去灰头土脸
让星辰在花瓣上安家

手捧时光的人
会种下许多月光
才能在这个秋天收获无数星辰
那些在花瓣上栖息的心灵
直白的话,与无关痛痒的话
都在为院子缝合伤口

巷口的风变甜了
这方小院
足可以盛下余生所有晨昏
这时我们能看见
水与水的缝隙间
升起一轮圆圆的月亮
烟火的结巴处
生出菌丝般的缕缕乡愁